

到林子里去



□张国军

苏东坡在杭州西湖栽出了“东风二月苏堤路，树树桃花间柳花”的迷人景色。现代人比苏东坡更崇尚绿化，把江河湖海边，城乡道路旁，都栽成春有锦簇，夏有绿荫。我们家乡的古云梯关就被植出了云梯绿海。我曾参加过省道326绿化带等多次植树造林活动，但是唯独那次在自家田头塘边，淤泥打堆栽出一地绿荫印象特别深刻。

我家屋后原来是一块自留地，土地调整后变成了人口地，将近一亩。一半是长着瓜果蔬菜的小菜园，另一半是茬口对接的麦子和稻头田。田头连着水塘，通上自来水后，人们不再吃水塘里的水，水塘变成了用水塘。田头和塘岸之间有一米多宽的小路，没有种植，野生出了翠绿色的巴根草和牛筋草，摊铺开来好像草坪似的，去塘边和收割裁种时踩在上面软软的，非常舒服。

20年前也是这个时候，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麦子起身，油菜花开，正是植树的好时节。我看到田头塘岸下已经干涸，淤泥上长着杂草，踩在上面也不陷脚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开始了打堆栽树。我用铁锹挖起淤泥，贴着自家的田头，堆成直径约80厘米和田头一样高的土堆，间隔两米一个，共堆了10个土堆。为防止坍塌，堆得结实，我把土堆底部堆得稍大，每堆一层就用锹拍一拍，向上逐步收缩堆成一个小小的平台，中间略洼便于积累雨水，滋润树苗。

土堆堆好后，我上街买来笔直敦实根须多的杨树苗，每个土堆上栽上一棵，用脚踩实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跑去用手指甲掐掐每棵树苗，看看有没有枯，手一掐树苗还是新鲜嫩嫩的，灰白的树皮里面绿茸茸的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看到了杨树成活的希望。接下来我再去看的时候，树苗枝条上吐出了三角形的小绿叶，一阵暖洋洋的春风吹来，小树摇曳，跳起了秧歌，我的心情也和小树一样荡漾着成功的快乐。

淤泥湿度大水分足，栽树不需要浇水。水塘里的淤泥，经过长时间浸泡，土质酥软，本身就是一种有机肥，而且树扎根容易，成活率极高。树成活以后，我没有浇过水，上过肥，靠它自然生长。几年过后长到了小腿粗，树叶婆娑，阳光从它的枝桠间直泻下来，洒下点点碎金，夏天知了在枝头鸣唱。麦收时，那时没有收割机，割累了，就在园子里摘条小瓜，坐在树下阴凉地，咬一口脆脆的，嚼得满嘴生津。

树大了，直径长到了30厘米，树荫遮住了半边水塘，也招来了买树者，几次上门购树都被我婉拒。看着田头上、水塘边、淤泥中长成的这一行杨树，挺拔的干，笔直的枝，绿色的叶，巨大的冠，树荫遍地。夏天松涛阵阵，冬天挺立在雪地里银装素裹，犹如忠诚的卫士，保护着我的农田，守护着我的家园，让我心中充满了浓浓的家的味道。离开老家已十几年，它们仍然屹立在我心中，我每次回老家，离多远就望见它们高高地站在那里！

□鲁声娜

太阳将出而未出的时候，出酒店，步往林深的方向。林子里的空气清润异常，吸入肺腑的每一缕气息里仿佛全都是绿色愉悦的因子，让人莫名地兴奋起来，使人脚下不由生出无尽的前行气力。

木叶森森夜气尚未退却的青黑色堤岸，将一带明水小心夹护，向着明亮起来的东地平线遥遥递送。云则将经过时的影子投映到河面上。天光的、堤岸的、云的影子，在河的长绢帛上，交互着殷勤勾画好看的画幅。

继续向林深的方向走。高处的树冠，低处的草木，交互融汇成一个无边的绿色世界。人在这一大丰满的绿世界里，似乎变得渺小起来，也变得简单起来，渺小简单得好似一滴绿色的水滴。然而迈出的脚步轻盈又自在，就像一只鹿自由愉悦活动在属于自己的家园。也能看到几点白的，那是长脖子长腿的白鹭，远远的，散缀在一方树木稀疏而挺拔又规整的林子尽头的草地上，或飞翔或漫步或低头寻觅，衬在整幅绿色背景上，点染出的，全都是悠然的意象。绿还将尘世的喧嚣屏蔽开去，不再有车声人语声入耳，听觉变得无比开阔起来，只觉出无边的静与

旷。这静与旷里，分明又十分丰富热闹。唧唧虫声细密银线般不绝地从树根、草丛里发散出来；啾啾鸟鸣响在远近近的林梢；金色的梨花簌簌地跌落；这里那里，清露滴坠，啪嗒声高低起伏如灵巧的手指跳动在琴键上……

露好浓。所有的叶子都是湿着的，像是新从水中仔细洗濯过，洁净、亮亮地绿着。绕过一丛绿树的屏障，眼前蓦地展开一大块绿草坪，很叫我吃了一惊。偌大的草坪，被晶莹繁露点缀着，为薄纱似的雾气轻拥着，朝阳的光芒透过一抹云的边缘斜斜地向它投放下来，像是仙子有心垂向人间的柔梯，要将散放尘俗的夜梦一个个都收回去。

继续走。不觉间，又置身在另一片林子里。一片幽而清的杉树林，一片经由一夜休憩变得格外容光焕发的杉树林。四望尽是齐整的、修身立的杉树，树梢皆指向高高的蓝色苍穹。尚未变得灼热的新鲜洁净的太阳光，参差着洒落在树身上，洒落在树间丰茂的绿草上，洒落在散布于林间的几幢小木屋上，洒落在将小木屋锯转连接起来的一条条木栈道上。木屋亦各具其形状与情态，有的小巧，有的

秀雅，有的朴拙，有的凝重，却全都是精致的设计、巧妙的置放。此刻，正一点点升向高处的太阳光，让林子变得越来越明亮，阳光也令林中的绿变得愈加丰富，阳光之中，有的绿近于金色，有的绿变成了苍褐色，有的绿幻化为莹澈的绿玉，暗处的绿则被映衬得几乎是深沉的墨色。是太阳的移动还是轻风的游走而致呢，即便我的视线凝止不动，林中的光色亦在无定闪烁，闪烁的光色愈加增添林子的迷幻气氛。轻轻落步在木栈道上，生怕惊醒了小屋里的休憩者，以及安享草木间的其他生灵。忽有一股子馨香钻入呼吸，循芳问踪好一番才弄明白，香息来自穿林而过的小道旁几棵沉默的桂树。道旁还有一大丛茅草，全结出茸茸的白色花条，花上密缀着晶莹细露，金色的阳光，在花与细露上踩着灵巧曼妙的舞步。

是该离开的时间了。我轻轻转身，步离，一如我轻轻地来。我轻轻地离开，没带走一片云彩，却分明带走了许多许多。带走的，岂止满肺腑的清气，还有清新、安恬又浪漫的梦，藏在林深处的一方净土、一片天堂的真实影像。

□董雪

柳树在家乡曾随处可见，凡是有水的地方都能看到柳树繁茂的身影。

记忆里，柳树是报春的使者，暖风一吹，它就第一个抽条吐翠，为灰蒙蒙的大地增添一抹鹅黄浅绿。很快，柳树下就成了我们孩子呼朋引伴、嬉戏玩耍的地方。

柳条细软，最简单的玩法就是编花环，男孩子把花环编得特别密，戴在头上模仿八路军打游击战，女孩子则喜欢在头上插满油菜花、桃花。印象最深的还是做柳笛，选择一段粗不细、光滑无疤的柳枝，在拧拧右拧左拧，感到树皮松动了，再将柳骨小心抽出来，刮去一端的外皮，露出薄薄的一层内皮，柳笛就做好啦。我与小伙伴们常在一起比谁的柳笛最好看、笛声最好听。为了做出最好的柳笛，有的孩子甚至爬上树去挑选最合适的枝条。更可笑的是，到了第二天会发觉因为吹柳笛用力过度，腮帮子变得酸疼无比，严重时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，每天照样玩得尽兴。

柳树不光能玩，还能解馋。趁着柳树飞絮前，捏紧枝条上端，迅速往下一捋，就是一捧新鲜的柳絮。再经母亲的巧手，饭桌上就多了一道翠绿可口的凉拌菜，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得可开心了。天气再暖一些，整个村庄就会飘起漫天柳絮，像下雪一样，很是好看。母亲跟我讲，穷苦人家没有棉花被，就把柳絮攒起来做被子，可是柳絮做的被子轻飘飘的，到了冬天四处漏风，一点都不暖和。到天寒地冻的时候，我还忘不了这个故事，夜里傻乎乎地问母亲那个用柳絮做被子的人家怎么过冬，逗得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哈哈大笑。

冬天，等叶子落光，柳条也更加有韧性了。过去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用柳条编的家伙，比如簸箕、箩筐这些。为了补贴家用，爷爷一整个冬天都在小屋里做柳编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，爷爷手艺精巧，做出的物件很受邻里欢迎。爷爷每次从集市回来，都会给我们小孩捎上一包糖果。现在老房子里还留着这些老物件，虽然用不上但也舍不得扔，因为每次看到，总能想起以前的艰难生活和那艰难生活里一家人的酸甜苦辣。

后来到县城读书，发现学校里也种着柳树，每当遇到困难或者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到树下坐着，看着柳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它仿佛在告诉我，要像柳树一样随遇而安、勇敢坚韧。

长大后，读到很多关于柳树的诗词。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是一幅春意盎然之景；“桃红复含宿雨，柳绿更带朝烟”，是摩诘居士的幽静田园；“荫浓烟柳莺语，香散风花逐马蹄”，是古西湖的苏堤春晓；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是恋人间朦胧的爱意；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又是《诗经》里的黯然神伤。于是，柳树在我心里又添了一丝浪漫与柔情。“柳”字与“留”字读音相同，古人常以折柳告别亲朋好友，以表惜别之意。2022年，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，“折柳寄情”浪漫上演，柳条浮动中，不知道多少人跟着泪目了，我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与柳树之间独特的情感吧。

如今，柳笛声渐渐远去，但柳树那朴实无华、坚韧不拔、无私奉献、重情重义的优秀品质一直伴随着我、启迪着我，让我的内心更加从容。

柳韵悠悠春正好

我家的香椿树



答答，含蓄而又内敛。这些嫩芽红得油亮，很像老树绽放的明媚花朵。

母亲欣喜地着手采摘，低处的嫩芽像采茶似的用手轻轻一折便断。高一点的枝头，母亲则在竹竿上绑一根铁丝钩子，站在香椿树下，小心探及。套住香椿芽，轻轻一旋转，只听到“咔”一声清脆的声响，一簇香椿芽就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缓缓飘落下来。

我们围着母亲，看她如何将香椿芽做成全家人喜欢吃的美味。

香椿嫩芽拌豆腐，清爽可口。将香椿嫩芽放入开水锅里焯一下，瞬间那艳丽的红色不见了，都褪到水里了。水灵灵的香椿芽翠绿翠绿，更显勃勃生机。放到案板上，剁碎，拌入碎丁豆腐，倒入酱油，再拍几瓣大蒜，滴几滴麻油，鲜、香、辣，完美融合。慢慢咀嚼，似乎将春天吸入口中，全身毛孔张开，一种舒坦、服帖的味道享受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香椿炒鸡蛋是常做的，母亲轻轻松松就能让鸡蛋的味儿得到升华，因为香椿赋予鸡蛋更高的格调。鸡蛋的黄和香椿芽的绿，相互映衬，这是早春最有代表性的色彩。只要有香椿，父亲必定要喝两小杯辣酒。他慢慢咀嚼，香气似乎也变得悠长，心底的春意流淌至脸颊。

一听说我们说街上香椿芽要卖到一百多块一斤，母亲就颇有成就感地说：“老家那么多香椿树，不用买。”她还会把吃不完的香椿芽焯水放冰箱储存起来，这样我们随时都能吃到香椿芽啦！

我家的香椿树还在故乡静静地生长着，它默默地陪伴着老屋，也悄悄守护着我们的乡愁。

□王中霞

□孙小丽

杨树之歌

10岁那年的春天，父亲在屋后给我和哥哥分别栽下一棵专属的杨树。刚栽下的树苗，并不比我高多少，是那样的单薄和瘦小，只不过几年时间，杨树全变了模样，树干足有碗口粗，10米多高，手掌大小的树叶茂密如麻一片连着一片。

春天里，随着气温回升和日照加长，杨树逐渐恢复活力，小叶芽开始伸展形成嫩绿色的样子，然后变成墨绿色，树冠逐渐丰满，小树干开始进入人生高峰。

随着夏季的到来，旺盛的生命力充满杨树的每一个细胞。在连续的高温和持续的阳光之下，树干逐渐变粗，树叶不断蓬勃蔓延、层层加密，到处散发出生机盎然的魅力。

那时，父亲就会在两棵杨树之间扎一个简易的秋千，我坐在秋千上，哥哥轻轻推起我的后背，升高，不断升

从容。

冬去春来，小杨树就在这四季的更迭里不断壮大。我也如同那棵茁壮的小杨树，迎着风肆意生长，从最初人格的建立，到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的塑造，连同我的身高一起定格在了青少年的成长期里。

可是人生没有四季的更迭，有的只是少年向年迈的一路前行，有成功有挫败，有美景有荆棘，有掌声有乌云，却唯独没有返程、更没有重新开始。

向来高大强壮的父亲，如今却到了垂暮之年弱不禁风。我也步入中年，身体机能的下降，知识储备的陈旧，记忆力学习能力的衰退，顶着压力前行，不行便硬着头皮也要行。

春又至，芽再发。落了一秋、盼了一冬，一切势将与众不同，那些昨天曾老去的、枯萎的、休眠了一冬的杨树苏醒并开始新一轮的生长。



本版绘图:周若沁